



陳學昭著

工作着是美麗的

作家出版社



陳 學 昭 著

工 作 着 是 美 麗 的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四 年 北 京

書號 59

字數 213000

工作着是美麗的

著 者 陳 學 昭

出版者 作 家 出 版 社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發行者 新 華 書 店

京 02001—35000
定價 10,500元

一九五四年七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七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前記

當一九四九年三月本書初版的時候，曾這樣敘述着：

好幾年以前——一九三九年，我曾想寫一個『五四』時代的中國女性，女主人公跨越好幾個偉大的時代，直到抗戰，繼續前進，想從這樣一個女性裏，反映出時代的一角。但是執筆幾次又放下了，因為首先我自己對於這個人物所採取的態度沒有確定，自己的寫作思想也遠遠沒有醞釀成熟，生活的圈子狹小，生活的體驗很少，加上在戰爭的環境裏，我個人的生活和相當的流動，手邊可供參考的材料簡直是沒有，寫它的心完全攔下了。到延安以後，我又想寫它了，可是一再改變並縮小了寫它的計劃：僅僅想從很少的幾個人物身上，來表露大時代的一個小角落或一個小小的側面。這樣，我重又提筆寫它，寫了一個頭，約兩萬多字。當讀着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後，又把這兩萬多字毀掉了，我想這是否值得寫呢？

一九四六年春天在東北，有一次過吉林，曾被邀去在一個知識份子的座談會上座談了一次，我談的是：『一個知識份子的道路』。過後，有幾位熟人勸我寫一點自己比較熟悉的東西，或者就是知識份子的東西，我才重新又想起最初我想寫的這個題材來了。一邊行軍一邊寫，寫寫

停停，停停又寫寫，到去年年底停在晉西北的時間裏，才把它寫完。直至最近，中間曾修改過四次，成現在這個樣子，我覺得還是很草率的。

時間過去五年了，乘着再版的時候，我想簡短地述說一下修改它的小小過程。我曾經想了很久，也想了很多，結果是修改了幾處，有的是我接受了讀者的意見，作了修改和補充；有的則是由於自己的看法和想法，作了修正和刪改。

作者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六日，梅家塢。

目次

前記	一
一 海的一角	一
二 柚子樹	七
三 可紀念的日子	三
四 海	六
五 旗子	三
六 時代走着彎曲的道路	七
七 幻想	三
八 天之涯	七
九 不速之客	四
一〇 山城、水城、花城	四

一一	馬賽一夜	三
一二	一次小小的出賣	五
一三	永恆的記憶	六
一四	試試看	七
一五	拒絕他	八
一六	決定	九
一七	生活	九五
一八	愛和希望	一〇一
一九	再見	一〇
二〇	破碎的河山	一九
二一	坐在門檻上	三五
二二	女歸	二六
二三	憶	三三
二四	鄉居	四〇
二五	家	四九

二六	孤寂的夜·····	一五四
二七	欺騙·····	一六五
二八	第一次轟炸·····	一七五
二九	戰爭·····	一八四
三〇	到重慶·····	一九二
三一	路·····	二〇二
三二	個人和集體·····	二〇八
三三	苦悶·····	二一九
三四	失去的孩子·····	二二七
三五	友情·····	二五〇
三六	往何處去·····	二六三
三七	密洞裏·····	二七三
三八	天下着雪·····	二九一
三九	清算·····	三〇四
四〇	矛盾·····	三二二

四一	離婚·····	三二
四二	體驗勞動·····	三〇
四三	征途·····	三九
四四	工作着是美麗的·····	三五

一 海的一角

在通到東海的一角，錢塘江邊，有一個恐怕是浙江省裏最小的縣城——海寧，離城北約有三里地的名喚高家街的地方，有一座五樓五底的院子，在院子的附近，有兩座小小的平屋，再沒有別的房舍，這就越發顯得院子的大和孤另了。院子的後面是一條通到杭州和上海的河流，院子的右邊是一個園，一張半月形的池子鑲着園子的邊沿，在河流和池子快要交接的地方，插下了一片竹林；前面和左邊是望不盡的無垠的桑樹，整座院子埋沒在樹林和水流當中。人們要奇怪爲什麼當初這座院子的主人挑選這樣一個荒涼的地方來居住，如果不是一個厭世的遯跡者，難道是一個懷着隱士心情的怪僻的人？

這個小小的縣城，李姓的人家幾乎佔了半城，雖然他們却還有着兩個不同的家源，但這一家或那一家，這一房或那一房，或則以祖先的顯赫的名位，或則以還有的財產……種種的特點而惹人注意。

這座院子的主人也是姓李，李楚臣，當他死時，他把這座院子，還剩下的幾個絲號子，和他那遠近聞名的綽號『李崑腔』交給了他的幾個兒子。在他活着的時候，是一戶

比較大的絲商，但他並不專心經營他的絲業，他愛好書畫，日與一輩書畫家來往，就是他自己和他的夫人，也因為擅長崑曲而出了名。他的幾個兒子，除了長子外，或者早死了，或者不善於經營事業，弄得幾個絲號子倒的倒，閉的閉，再加上日本人造絲的大批湧現，他們以廉價拋售，把整個中國的絲業市場席捲一空，到後來，李家的絲號子，也就像大多數人家的絲號子一樣，倒閉的連一個也不剩了，陷入了破產的地步，兒子們只好各自找尋職業去。事業的蕭條和人口的衰減好像結合在一起，從前在這座院子的每一角落，都可以聽到人語和笑聲，如今却變得這樣冷落和淒涼。

現在這座院子幾乎只剩有楚臣的長子，繼廉一房住着。李繼廉完全繼承了他父親的衣鉢，酷愛書畫，不善經營，懶於仕進，也還多少有着些懷明反滿的思想。他先後娶過三房妻子，只有第三次續弦鄭氏生的四個男孩是長大了，但兩個女孩和頭房所生的一子一樣的是長到三四歲就夭折了。夫婦倆盼望有一個女孩，可是，女孩子好像特別不易養育。正當繼廉六十歲鄭氏四十歲的那年，鄭氏又懷了孕，次年三月底，她生下一個女孩，他們給這小女孩取名珊裳，但平常，他們喚她做『珊弟』，並給她穿起男孩的衣服，彷彿要表示她是一個男孩一般。因為她來得正及時，家裏人都說她一定是一個幸運的女孩子。珊裳長到七歲，對於父親的印象始終是非常淡薄的，她幾乎想不起一個立着或是走

着路的父親，她僅僅記得，有幾次，家人把她領到父親的房裏，她立在父親的牀前，看見他倚坐在牀上吃飯，他還把那煮得爛熟的瘦肉撕成絲，喚她近前，遞到她手裏。後來，她很少很少見到父親了，父親的房間在她看去是神祕而且憂愁。接着，一個冬天的夜裏，突然，她被家人從睡夢中喚醒，她們急急忙忙的給她穿好衣服，抱到父親的房裏，她看見父親睡在牀上，母親和阿哥們都在哭，她也哭了。二哥拉開牀前桌子的抽屜，拿出一隻廣柑，塞到她手裏，並叫人抱回她去睡覺。下一天早上，她還看見了一次父親，他已經換上了新的衣服，蓋着新的被子，筆直地睡在一隻舖上，——沒有了帳子——頭和腳端燃着蠟燭，舖前擺着一張小桌，桌上供着一些物事，這是父親的最後的形象。但是，從那個時候起，母親對於她，特別顯得慈愛和可親了，她和母親是寸步不離的，夜裏，她跟她睡在一頭，聽着母親講各種傳說和故事，直到沉沉睡去。這樣，她在慈母和嚴兄管教之下，一天一天地長大。四個同胞哥哥，最小的比珊裳大了七歲，出於責任感，或是出於真正的熱愛，對於這個獨生的小妹妹，他們從來沒有打過，也沒有罵過，就是一個不好看的臉色也難得給她看過。雖然這樣，珊裳對於哥哥們，却懷着極端的畏懼，她總是擔心着怕做錯了什麼事，犯了什麼過失，要受到不可想像的責備，內心深深地羨慕着男性的權威和尊嚴。

她很久都不能忘記那一次：她的心真正被害怕受處罰所震懾，當初冬到來時，家裏的男工便要到了池子邊去割那長得有一個半人高的荊棘，它們的形狀好像是細長的甘蔗，把它們割下來，束成一大捆，一大捆，曬乾後打成結，作為燃料。

『看！』唐伯伯今早晨又拿錯了一把鐮刀，把那拐柄的倒帶去了！『三哥的奶娘在走廊上自言自語地說着。珊裳最歡喜到池邊去蹈，但常常被家人禁止，她想，和唐伯伯在一起玩，說不定還可以捉魚呢，家人正在忙亂着快開午飯，這是多麼好的機會。乘大家正在忙亂的時刻，珊裳說：

『我來把這柄鐮刀送去！』

『也好，』奶娘想了一想，說，『你不知道他在那裏，不要緊，走到池邊，喊叫一聲就是了，可是你不能跑！』珊裳走出大門，好像脫了韁的馬一樣，飛奔而去。

唐伯伯在池的尖端，最盡頭，一塊低窪的地方，『你不要下來，』他遠遠的聽到她，就制止她說，『這裏有蛇，有蜈蚣，』唐伯伯威脅她，『你把鐮刀投下來就回去，從這裏投下來！』他站在一塊叢密的荊棘裏說。珊裳把一柄鐮刀從一條荊棘縫裏投下去，便興趣索然地走回家來。

唐伯伯差不多和她同時回到家裏，她看見他的額前破了，一條血直流到鼻梁上。

『這是怎麼的啦？今天你殺豬麼？』一個年輕的女僕和唐伯伯開玩笑。

『沒有什麼，我給刺藜弄破了，給我塗點止血藥。』唐伯伯回答。

『給我看，這是鐮刀割破的。』奶娘走近去，看了看說。

『這是怎麼的？』二哥從坐落間裏出來，問，『怎麼鐮刀會割破頭？』

珊裳望見奶娘皺着眉，心裏想：『爲什麼要隱瞞呢？是我做的！』她說：『剛才我送鐮刀去的！』

誰知二哥聽到這話，什麼也沒有說，轉身往裏走了。

過了一歇，奶娘把珊裳拉到廚房隔壁一間女僕們幹活的地方，叫她坐在一隻小竹椅裏，脫掉她的鞋子，說：『他們叫你想想看，今天你做了一件什麼事情！』

大家都吃飯去了，起初，她不知道要受到怎樣的懲罰而害怕，接着，她被飢餓食慾的引誘而苦惱着，最後，她沉入了悲哀，她覺得受了冤屈，他們把她看成這樣壞，以爲她故意把鐮刀投到唐伯伯的臉上。人與人之間是不可了解的，人是可怕的，人是孤單的，懂得自己的只有自己，就是語言，對於人們彼此的了解也是有限度的，她有那麼一種模模糊糊的感慨。

突然，她也顧不上是光着腳，只穿着襪子，她走過一條平時她怕走的暗黑的衙堂，

跑進一間靠近園子的安放破舊傢具的屋子。黃昏的時候，她被家人找到了，她蜷縮在一隻破方檯子上，飢餓而疲憊地睡着了，他們把她抱到母親的牀上。

平常，他們在給予她的物質生活上是周到的，凡是他們有的，也必有她的份，但在她的精神上，很小，她就感到重重的壓力。他們執行父親的願望，不像當時一般人家對待女孩子：還纏足穿耳；他們給她受教育，九歲，他們把她送進了本縣的第一小學。

在這樣一個家庭環境裏，珊裳日漸長大：極多的溫柔，極多的愛，極端的刻板，極端的單調，她沒有聽到過責備，如像說：『這件事做得不好，』也沒有聽到過讚許，如像說：『這件事做得還好，』她很少，幾乎是沒有受到什麼直接的教導，她只能從家人的聲調、臉色來猜測人們對她的意見；她所見到的，所猜測到的東西是簡單的，只要用心唸書，功課的成績不太差時，他們不會對她有什麼意見的；只要好好唸書，就可以使母親和哥哥們滿意和歡喜，除此以外，她也再不注意人和人之間有其它的不同程度的親疎關係了。在這太簡單太理想，幾乎完全脫離了現實社會的教育外，珊裳自己憑她那種天稟的自然傾向，以及周圍現實環境的反應；從對家人日常的行動的觀察，模倣，從書本裏，從聽說的故事裏，給上面種種以補充。於是珊裳，漸漸地具備了一個明確起來的個性：天真，爽朗，快樂，敏感而又憨直，却不愛多說話，她有那猛烈的熱情，而她那

一雙像海一樣的深黑的眼睛，睜得大大的，好像時刻在找尋什麼出奇的東西。

二 柚子樹

縣立第一小學是城裏最早男女同學的一個小學校。四個教室環繞着一張小小的池子，池邊有好幾棵大柳樹。小學生們從外邊進來，先穿過禮堂，跨上一個長板橋，走到橋上，正對着橋是『至聖先師孔子之位』。每天，小學生們進教室之前，和放學回家的時候，經過這一間屋子，在牌位面前行一個鞠躬禮，但如果正碰到教室外邊沒有教員走過，他們中有的也就免去了這一鞠躬。

已經搖了上課鈴，二年級，人數最多的一級，七八十個學生，像一窩蜂似的，亂糟糟鬧成一片，有的拖攬子，有的找筆，有的叫，有的喊，只有一個女生，規規矩矩地、靜靜地坐着，微笑着看每天有好幾次這樣的熱鬧。

楊先生的皮鞋聲，咯吱咯吱地漸漸近來了，教室裏立刻肅靜起來，大家必恭必正地坐着，個個朝着講台望着。『咯，咯，』楊先生咳嗽了兩聲，走上講台去，靠着講台，在一隻椅子裏坐下。最初的緊張的一刻過去了，有的小學生輕鬆地透了一口氣。

『朱之慶！』楊先生的喊聲打破了沉寂。大家睜着眼睛，豎起耳朵，坐在後排的，急忙地偷偷地把書本打開一條縫，急來抱佛脚，悄悄地咕哩咕嚕地唸着。

朱之慶是一個頑皮的小傢伙，詭計多端，在運動會裏，得到過『出奇制勝』的旗子。他皺着眉，拉長着面孔，走上講台，立在楊先生的右邊，面向黑板。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王曰……王曰……』

『拍！』楊先生拿起戒尺，大聲地拍着桌子。『牛胚！』他拉着朱之慶的耳朵。

『背了兩句就接不下了，你這芋頭！』一個拳頭托的一下在朱之慶的光頭上敲了一下。課堂裏『嗤——哈』的起了一陣笑聲，楊先生拿起戒尺在桌子上狠狠地拍了一下，整個課堂又重新靜寂下來。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大家都叫朱之慶做『芋頭』，大約因為他長有一個大頭，却有着一隻小小的臉孔，一個尖尖的下巴。曾有一次，一個同學和他在爭吵的時候說他像一個芋頭，於是芋頭芋頭就叫開了。

朱之慶却有堅持的精神，不管楊先生怎樣罵，好像一個口吃病患者，結結巴巴，一個字一個字地拉着，重複着楊先生提的一字一句，最後，總算是背完了。

李珊裳坐在第一排第二個坐位上，心咚咚地跳着。『今天一開頭就拉耳朵，一定都